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四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四

起重光大淵獻盡元默困敦凡二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四年春正月丙戌左丞相韓國公李善長致仕善長在中書久明習故事裁決如流上巡幸征討皆命居守凡朝廷議禮議律典章制度封建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與諸儒臣會議行之當上之大封功臣也謂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久給軍食功甚大一時封公者六人善長位第一制詞比之蕭何褒稱甚至善長外

寬和內多伎刻比進大國意稍驕上亦浸厭之會善長以疾請上遂許之于是授汪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爲左丞初上與劉基論置相因楊憲次問廣洋基曰褊淺殆甚于憲又問惟庸基曰譬之駕懼其僨輶也比憲誅上復任廣洋而惟庸以曲謹當上意上數稱其才至是遂竝用之上遣使諭明昇欲假道以征雲南昇不奉詔又遣吳友仁寇邊上乃決計討之丁亥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副以江夏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及營陽侯楊璟等帥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又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前將軍副以濟甯侯顧時及都督僉事何文輝

等帥步騎由秦隴趨成都諸將陞辭上復召友德諭之  
曰蜀人聞我西征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扼  
我師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  
神速患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戊子命衛國公鄧愈赴  
襄陽督餉以給蜀軍 詔魏國公徐達赴北平訓練軍  
士繕治城池竝給守邊將士衣 庚寅建郊廟于中都

丙申免浙江諸暨縣水災田租 丁未詔以天下初

定令直省鄉試連舉三年自後三年一舉著爲令

攷興  
據明

史本紀洪武三年設科取士其詳具載選舉志而志中  
則但云時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連試三年證之宋文  
憲集中會試紀錄題辭言皇明設科既詔天下三年一  
貢興猶以爲未足復勅有司自壬子至甲寅三歲連貢

歲擢三百人逮于乙卯始復舊制據此則去年已下三年一舉之令至此復令遼舉三年也今據本紀下詔年

月 戊申免山西豐州東勝州太原府興縣旱災田租

改異明史本紀戊申免山西旱災田租重修三編免浙江山西被災田租日云浙江紹興諸暨縣被水山西豐州東勝州太原府興縣被旱詔免其田租又證之潛菴史稿是月丙申詔暨水蠲田租戊申山西旱蠲田租是免浙江田租在丙申山西田租在戊申也今分書之 是月御史臺進擬憲綱凡

四十條上親加刪定頒給諸臣 二月戊午太白晝見

改異明史天文志二月戊戌太白晝見按戊戌乃三月十四日朔期札額二月無戊戌也今從潛菴史稿作戊午 甲戌上幸中都壬午至自中都 初元帝北走其

平章高嘉努固守遼陽山寨行省參政劉益屯蓋州與爲聲援上遣斷事黃儔招諭之益遂帥所部來歸詔立

遼陽衛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洪保  
保馬彥翬合謀殺益右丞張良佐房嵩復禽彥翬殺之  
保保走依納克楚于金山良佐因權衛事執彥翬之黨  
以獻上復授良佐爲蓋州衛指揮僉事 是月蠲太平  
鎮江甯國田租 定中鹽輸米之例凡納米各行省諸  
倉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其納糧支鹽則各  
省布政司及各轉運提舉司稽之編置勘合底簿各執  
其一比照相符則如數給與鬻鹽有定所鹽與引離卽  
以私販論罪 始開會試科以禮部尙書陶凱翰林院  
學士潘庭堅爲考官庭堅以老告歸至是復召主會試

又以司業宋濂前貢士鮑恂學士詹同吏部員外原本  
爲同考官得俞友仁等一百二十人凱以禮官主試程

文進御序其簡首遂爲定例

攷異是年始開會試陶凱潘庭堅爲考官見明史本

傳又吳伯宗傳云是年成進士考試則宋濂鮑恂蓋同  
考官也證之宋文憲會試紀錄題辭廉恂之外尚有詹  
同原本共四人再證之題辭則庚戌京畿中式鄉舉七  
十二人皆已授官此時會試惟十一行省而已大約一  
歲一鄉舉之令卽定于此時故是年秋復行鄉舉而王  
鳳洲筆記則云洪武四年京畿鄉試吳琳宋濂爲考官  
尋合諸省之士會試云云似王子鄉試在前而會試反  
在後不知會試在春賜伯宗等進士月日皆具實錄而  
王子鄉試在秋則文憲自序可證也今以開科之始特詳著之

江夏侯周德興指揮

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進奪覃廬溫陽關中山侯  
湯和克歸州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甯侯曹良臣取

桑植容美諸洞蠻會周德興兵至合攻覃屋之茅岡塞克之 三月乙酉朔始策試天下貢士賜吳伯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伯宗金谿人先是詔高麗安南占城皆得預鄉會試至是高麗人金濤亦賜進士 乙巳魏國公達奏請徙山後民萬七千戶屯北平 丁未誠意伯劉基致仕初基旣召還上屢欲進基爵基固辭又欲以基爲相基辭曰臣疾惡太甚又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意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蓋指楊憲胡惟庸輩也憲旣誅上方嚮用惟庸基遂不安于其位上賜之歸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悉

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時上用法嚴峻故基及之

論曰左傳言齊景公繁于刑晏子因驚踊而有踊貴履賤之對于是一言而齊侯省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夫利之溥于民必其言之得于君也觀太祖懲元寬縱失天下當時臣下多以峻法繩之故元年王忠文之上書也曰上天以生物爲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豈無雷電霜雪然可暫而不可常若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劉文成之致仕也上手書問天象條對而焚其草大要言

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嗚呼二公所論豈非仁人之言哉而卒不能止太祖晚年之誅僂豈太祖之明反出齊景下哉毋亦狃于其自用者專而虛受之意少也觀太祖當日召對元臣謂以寬失天下吾未之聞及手書問天象則謂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以猛何其言之相反也蓋爲子孫之遠慮欲遺之以安強重以勲舊盈廷猜嫌易起而不嗜殺人之志惜未能始終以之若使如二公之言培養元氣感召天和安知不足以弭靖難之變哉

是月湯和自歸州進次大溪口楊璟帥舟師進攻瞿塘

初蜀人聞我師將至遣僞將莫仁壽以鐵索橫斷瞿塘  
關口又遣吳友仁鄒興等益兵爲助北倚羊角山南倚  
南城砦鑿兩岸石壁引鐵索爲飛橋用木板置礮以拒  
大軍環攻瞿塘分遣指揮韋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  
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之南岸以攻南城砦環  
自督舟師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皆爲仁壽友仁  
等所遏不得進于是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 閏

月閏是年閏三月明史本紀以無事不書今據紀事本末及潛菴史稿命吏部定內監

官品秩自監正令五品以下至七品有差上謂侍臣曰  
古之宦豎不過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

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闈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  
以來權傾人主吾防之極嚴犯法者必斥去之履霜堅  
冰之意也 以陳修爲吏部尙書初滕毅首掌吏部佐  
省臺裁定銓除考課諸法畧具至是修與侍郎李仁詳  
考舊典參以時宜按地衝僻爲設官繁簡凡庶司黜陟  
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然未幾卒于官  
有吳興人王昇以事繫獄其子爲平涼知縣昇以書  
託御史幕官宇文桂達之會刑部搜獄中囚得其私書  
以奏上覽其書內云爲官須廉潔自持貧者士之常古  
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

以忠勤爲本處己以謙謹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暇日  
宜讀經史竝先儒性理之書見得透徹則自然思無邪  
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蓋未可偏廢人便則  
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后來餘物非所  
覬也上嘉嘆良久釋之旌以金帛仍復其家 傅友德  
受征蜀之命疾馳至陝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  
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爲前鋒攀援巖谷晝夜兼行自帥  
大軍繼其後夏四月丙戌直抵階州蜀守將丁世珍拒  
戰友德名世珍諸書或作貞或作真蓋太友德擊敗之生  
禽僞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珍遁遂下階州進兵文州

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拒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奮兵援擊破之世珍復遁己丑克文州

庚寅上以湯和等伐蜀三月未得捷報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右副將軍帥師助之乙未廣德侯華高卒高性怯且無子請得宿衛有所征討輒稱疾不行令練水師復以不習辭上以故舊優容之時諸勛臣多出行邊惟高不遣最後繕廣東邊海城堡高請行上曰卿復自力甚善至是事竣行至瓊州卒初有言高殖利者故歲祿獨薄及卒貧不能營葬上始悟而憐之命補支祿三

百石以無子納誥券墓中贈巢國公謚武莊官其從子

岳指揮僉事 丁酉傅友德下青川杲陽關遂渡白水

分兵徇江油彰明皆下之辛丑克龍州

陝異實錄作陸州今據三編改

詳下癸卯遂趨綿州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蜀將向大亨

營友德自帥精銳繼其後俄大風起諸軍乘風縱擊大

破之大亨走渡漢水遂克綿州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

漢水爲固于是戴壽吳友仁等亟分瞿塘之兵以援漢

州保成都友德軍至漢江水漲不得渡伐木造戰艦百

餘艘成都大震 戊申太白晝見 五月友德戰艦成

將渡漢欲以軍事達湯和乃削木爲牌數千大書克階

文龍綿日月投漢水順流而下蜀守將見者皆解體

張

克階文龍綿日月皆見洪武實錄惟實錄誤龍州爲隆州明史疑之故友德傳但云克階文綿日月而已三編質實謂蜀之隆州有三皆非階文入蜀之道蓋龍州卽今龍安府實錄誤龍爲隆耳友德由階文而攜江油趨綿州則龍州爲必經之路今據書之

己卯友德舟師逼漢州蜀守將向大亨悉兵陳于城下友德選驍將擊敗之會瞿塘之援兵

至友德乃激厲諸將曰戴壽等勞師遠來聞大亨破已

膽落無能爲也自帥師迎擊壽等大敗之是月免江

西浙江秋糧以詹同爲吏部尙書諭之曰吏部者衡

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逃衡平則物之輕重得

其當蓋政事得失在庶官任官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

則政理民安非其人則瘠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甯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過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鉞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術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叅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

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甯慚而退 六月壬午朔太白晝見 傅友德克漢州戴壽向大亨等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餘人馬三百匹吳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帥大兵追之大敗其衆禽僞宣慰胡孔彰等友仁遁還保甯維時湯和尙滯留大溪口上聞友德捷書至大悅又恐和以逗留緩事復諭之曰傅將軍冒險深入連克數城蜀已無險可恃此時正宜水陸並進使其首尾受敵將軍抑何怯也和得書猶豫未決會德慶侯廖永忠舟師至偵知戴壽等已撤其精兵西救

其留守瞿塘者皆老弱也戊子永忠帥所部先發自白  
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徑趨舊夔府蜀守將鄒興  
飛天張等迎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鋒旣交出後軍兩  
翼夾擊大敗興等辛卯至瞿塘關飛橋鐵索橫亘關口  
山峻水急舟不得進永忠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持糗糧  
水筒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將士  
皆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乃帥精銳出墨葉  
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  
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先破其六寨  
會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遂

會下流之師前後夾擊大敗蜀軍鄒興中流矢死乃乘勝焚三橋斷其橫江鐵鎖禽僞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飛天張遁走遂克夔州明日湯和始至永忠與之分道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重慶友德之下文州也留指揮朱顯忠守之僞將丁世珍既遁復搆蠻寇數萬來攻文州城中食且盡援兵不至或勸之走顯忠叱曰爲將守城與城存亡豈有求活將軍邪戊戌世珍攻之急自旦至暮顯忠裹創力戰卒不支城陷死之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士卒從顯忠守者七百餘人城破存者僅百餘人友德遣兵來援世珍

棄城走事聞贈卹有差 廖永忠舟師直搗重慶沿江  
州縣望風送欵次銅鑼峽明昇大愬其右丞劉仁勸犇  
成都昇母彭泣曰成都可到亦僅延旦夕命耳今大軍  
所至勢如破竹不如早降以活民命于是昇遣使納欵  
于永忠永忠以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重慶永忠  
駐師朝天門外昇面縛銜璧與母彭及劉仁奉表詣軍  
門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禁侵掠竝招諭戴  
壽向大亨令兩家子弟持書往成都趣之降時朱亮祖  
之兵亦至焉 戊申倭寇温州

攷異明史本紀作膠州

溫州五年遂寇海鹽澉浦及福建濱海郡縣又据潛菴  
史稿五年五月寇海鹽六月指揮毛驥敗倭寇于溫州

八月倭寇福甯與傳中浙閩郡縣之語合蓋紀中膠字誤也

是月魏國公達徙山

後民三萬五千八百戶散處北平衛府籍爲軍者給衣糧爲民者給田以耕又徙沙漠遺民三萬二千餘戶屯田北平凡前後置二百五十四屯墾田一千三百餘頃命禮部尙書陶凱與吏部尙書詹同定宴享九奏之樂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行九曰樂清甯先是上狀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詞成命協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

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又襍以北方之音甚者以祀典神祇飾爲隊舞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自今一切流俗喧曉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上御奉

天門謂詹同日論行事于目前不若鑒之于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可以爲法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故擇術不可不慎也 秋七月辛亥朔詔魏國公達練兵山西 辛酉

傅友德下成都先是戴壽向大亨等退守成都聞大軍至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拒戰友德令前鋒以強弩火器衝之身中流矢不退督將士殊死戰象反走壽等兵躡藉死者甚衆會明昇降報至壽等得書知其家室皆無恙乃帥所部請降友德整軍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分兵會朱亮祖徇州縣之未附者壬戌偽崇慶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判官王桂華率父老降友德之復文州也丁世珍復遁帥餘黨寇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友德調兵往援擊走之世珍逃竄山谷間自以屢拒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宿梓潼

席中爲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上曰小校殺本官非義也不賞 是月以方克勤爲濟甯知府克勤甯海人元末避亂山中上卽位之二年辟縣訓導以母老辭至是徵至京師吏部試第二遂授是職時中原初定詔民墾荒闕三歲乃稅吏徵率不俟期民以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與民約稅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爲奸野以日闢又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席堂教化興起盛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芸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請之中書省得罷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濟甯人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

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視事三年  
戶口增數倍一郡饒足克勤爲治以德化爲本不善近  
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自奉簡素  
一布袍十年不易口不再肉食時上用法嚴士大夫多  
被謫過濟甯者克勤輒周恤之 置遼東術指揮使司  
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上以劉益之變納克楚方據  
金山未附特命雲等備之黃儔奉使至金山納克楚留  
之不遣已而被殺雲等由登萊渡海駐兵金州招降元  
叅政葉廷秀擊走平章高嘉努舊作家奴遂進至遼東繕兵  
完城上復遣都督僉事仇成鎮遼東靖海侯吳禎帥舟

師由登州餉運給邊軍 八月甲午免中都淮揚及秦  
滁無爲等州田租 江夏侯周德興會潁川侯傅友德  
之師合攻保甯庚子克之執吳友仁送京師先是上聞  
全蜀已平惟保甯未下復以書責中山侯湯和至是始  
克之于是蜀地悉定 湯和送明昇等至京師其臣戴  
壽向大亨行至夔峽皆鑿舟自沈死昇既至廷臣請如  
孟昶降宋故事上曰昇幼弱事由臣下與昶異詔免其  
伏地上表待罪之儀尋授昇歸義侯賜第京師上以吳  
友仁首造兵端致明氏失國命僂于市其餘將校皆徙  
戍徐州

陔異明史本紀書明昇至京師于七月乙丑按  
六月癸卯克重慶癸卯去乙丑僅二十一日不

應如是之速蓋據其發自重慶之月日故紀事

本末皇明通紀皆系至京師于八月今從之 己酉

振陝西饑 高州海寇作亂通判王名善僇其首何均

善未幾均善黨羅子仁等帥眾潛襲州城執名善不屈

死踰年雷州千戶黃青討平之

預團據明史本紀記海寇作亂通判王名善死

之證之忠義傳名善被殺在洪武五年紀蓋據其作亂之年月牽連竝記耳傳言海寇何均善爲名善所僇明年其黨羅子仁率眾入城執名善不屈死至海寇之平掃潘菀史稿雷州千戶黃青討平之亦類記於是年八月下今從之仍

是月謫國子司業宋濂安遠縣先是

濂遷國子司業會京師修文廟爰命禮官儒臣釐正祀

典濂乃上孔子廟堂議曰

國宋濂議禮據明史禮志及王沂績文獻通考孫氏春

明夢餘錄皆在四年證之鄭楷宋文憲行狀言三年十二月授國子司業四年八月謫安遠縣知縣是上廟堂

議當在是年春夏間今據狀中謫安遠之月而叙議祀典事于其下世之言禮者皆取法孔子不以古禮祀孔子是藝禮也古者先師位皆東向漢章帝幸魯祀孔子帝西向再拜唐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向失神道尙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庶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爲菹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神座于堂上兩楹間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禮記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所謂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古之學者非其師

弗學非其學不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  
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  
通祀于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于國學祀之庶弗悖  
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  
諸州惟祀顏子今以苟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  
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  
權勢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子雖齊聖不先  
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  
鄭祖厲王猶尙祖也今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  
于廡間顛倒參倫莫此爲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

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釋菜以禮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晉律所制大成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其儀注雖不可攷然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之節三獻皆有飲福及尸酢主賓之儀今憚其煩惟初獻行之可乎哉它如庶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襍乎流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不可枚舉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以次而列其臣若稷契臯陶伊尹太公周公以及傳說箕子之等皆天子公卿

之師式秩祀太學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  
任宜通祀于天下議上上以舜禹湯文不宜祀于國學  
不悅遂坐不以時奏謫知安遠縣其後助教員瓊希旨  
作釋奠解駁之時祭酒魏觀亦被謫而同時翰林院待  
制王禕亦著孔廟從祀議謂苟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  
新莽何休注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注易而專尚清虛  
如此之等猶在祀列何以在漢獨遺董仲舒在唐獨遺  
孔穎達至如宋之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元之  
吳澄凡此七人竝宜從祀用以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  
之公議又謂顏曾思父子配位倒置不免春秋逆祀之

譏亟宜釐正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名教所關不可不慎其語多與濂合厥後上置國子監先聖改用木主卒從濂議其它所論後代之議禮者率多宗之

論曰据孫氏春明夢餘錄所載文憲議考祀孔子之全文所謂伏羲以下祀于太學者乃其緒餘之論非正指也蓋洪武二年有孔廟春秋釋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之詔時尙書錢唐伏闕上疏爭之不聽文憲知上浸厭儒臣不得不將順其意而爲之詞前言七十二子止祀于國學與後言伏羲以下祀于

太學其意竝同言此等祀典卽不通行天下未嘗不

可而孔子則天下所必當通祀者與錢唐傳中所載

程徐之疏大畧相似

徐言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也然發明三綱五常之道儀範百

王師表萬世則孔子之力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凡此皆重在祀孔子況疏中列最

後一條以存或說

夢餘錄所引後一條作或曰

太祖偶摘其數語

以爲君師不必竝祀而貝瓊釋奠之駁遂斥爲邪說

豈非希旨乎夫七十二子不必祀于國學以苟況揚

雄之輩襍置妄列與其務多不如貴少也祀伏羲以

下于太學所以明帝王之尊非府州縣所得祀也而

以爲邪說是肆意詆誣也後之閱此疏者未濟其哉

而拾其殘膏賸馥以爲文憲病試取其全文讀之謂  
像設之非宜則洪武十五年置國子監文席改用木  
主已從其言矣謂苟況揚雄等之不宜從祀孔顏曾  
之父不宜坐于堂下則當時王忠文亦持此議及洪  
武二十九年行人楊砥請罷揚雄從祀詔從之而其  
後嘉靖議禮悉竊取其說以正祀典之非然則文憲  
此疏誠一代議禮之宗而惜其不能得之于開創之  
英主也

濂之被謫也時翰林院應奉唐肅亦先後免官未幾謫  
戍濠梁傳聞上一日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外國所獻

海東青敕儒臣應制賦詩濂七步成有自古戒禽荒語  
上曰朕偶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肅亦  
呈一絕句有詞臣不敢忘規諫卻憶當年魏鄭公語上  
不憚而起取墨此据姚福青溪暇筆所云觀海東青及  
與濂應制賦詩之語皆肅自記于詩後明史  
濂傳所謂奉制詠應但据其家狀中語不如肅同在應  
制中所記爲得其實至傳言上忻然以爲善陳亦狀中  
歸美君德之辭而据肅所記則二人之詩皆太祖所不  
擇而見之詞色間故濂之謫但云議禮不以時奏而肅  
之免則因疾失朝皆藉微罪以斥之證之明史文苑傳  
肅以洪武三年修禮樂書其秋京畿鄉試爲分考官尋  
免歸是其在濂被謫之先後可知矣据弇州所記庚戌  
京畿鄉試並無肅名惟辛亥會試充對讀而已未知明  
史何据也今以此二詩有關規諷  
因類敘于宋濂議禮被謫之後

食之 置行中書省于成都改成都重慶等路皆曰府

命曹國公李文忠經理蜀事文忠以成都舊城庫隘增築新城規模略備時湯和駐兵重慶傅友德駐兵保甯各招輯番漢民人及明氏潰卒來歸者皆籍之爲軍分駐諸郡要害丙子置成都四衛及保甯守禦千戶所調濠梁等衛官軍守之 丁丑詔州縣始設糧長以田多者爲之督其鄉賦稅糧以萬石爲率設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擢用其後官軍免運糧長不復至京師在州里頗爲民害其孱弱者復爲勢豪所凌至有鬻產以償逋負者民頗苦之 是月以端復初爲刑部尙書復初溧水人端木氏之後裔時爲刑部磨勘官

案牘填委鉤稽無遺上嘗廷譽之性嚴峭人不敢干以私一時僚屬多以貪敗復初獨守清白得免至是遂超

拜尚書會杭州飛糧事覺逮繫百餘人復初用法平允

治其尤者人皆服之

發畧潛菴史稿復初作以善證之明史本傳以善字復初蓋其始以

字行故史家兩稱之

冬十月丙申中山侯湯和等自蜀班師還

十一月丙辰有事于園丘禮官奏定先祭六日百官

沐浴宿官署翼日朝服詣奉天殿丹墀受誓戒丞相以

祀期禱告百神復詣各祠庶行香次日駕詣仁祖廟告

配享又定天子親祀齋五日遣官代祀齋三日降香齋

一日 庚申詔自今官吏有犯贓者罪勿貸 是月免

河南陝西被災田租 初命大將軍徐達等出備邊塞  
上詔諸將各以便宜上方畧時淮安侯華雲龍奏言北  
平邊塞東西遼瀾其衝要處宜設屯兵又紫荆關及蘆  
花山嶺尤要害宜設守戶千禦所皆從之尋又詔山西  
設戍兵凡七十三隘是月雲龍行邊至雲州襲元平章  
僧嘉努于牙頭突入其帳禽之盡俘其衆至上都大石  
崖攻破劉學士寨擊敗魯爾舊作驢兒國公于高州武平追  
至漠北自是元兵無敢內犯者又遣人招諭元惠王儲  
王宗王子等皆來降 十二月丙戌華雲龍遣人送元  
惠王布都布哈舊作伯都等至京師上命賜第宅衣物竝

月給錢米贖之 辛卯賞平蜀將士上以湯和逗留大  
溪口聞友德連克數城始進而永忠已先發直搗重慶  
放手製平蜀文有傅一廖二之語各賞白金二百五十  
兩彩緞二十表獨不及和又以楊璟討覃垕無功趙庸  
中道而返朱亮祖至亦稍遲又擅殺軍校皆不賞惟周  
德興平蠻有功保甯之役乘勝先趨而水陸兩路之師  
始合自傅廖二將外無與比者故賞亦及之 是月漢  
中府知府費震坐事逮至京師震鄱陽人以賢良徵爲  
吉水知州有惠政擢守漢中歲凶多盜震發倉粟十餘  
萬石貸民約以秋成收還盜聞皆來歸鄰境民亦爭赴

之震令占宅自爲保伍籍之得數千家上聞其事曰此  
良吏也宜釋之以爲牧民者勸越二年設寶鈔局提舉  
司擢震任之設寶鈔提舉在七年是歲處士陳遇召對于華蓋

殿遇先世曹人徙居建康沈粹博雅精象數之學元季  
爲温州府教授棄官歸隱上渡江克集慶以秦從龍薦  
發書聘至與語大悅遂留參密議日見親信屢授供奉  
及翰林學士皆辭上卽位之三年奉詔至浙江廉察民  
隱還賜金帛除中書左丞又辭至是復召對賜坐命草  
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宏文館學士復辭西域進良馬  
遇引漢故事以諫上嘉納之累除太常少卿及禮部尙

書皆不受上沈吟良久從之自是不復強以官尋又欲  
官其子遇曰臣二子皆幼學未成請俟異日上亦弗強  
也數臨幸其第語必稱先生或呼爲君子後卒賜葬鍾  
山同時又徵餘姚王綱以劉基曾薦之也綱有文武才  
最善基常語曰老夫樂山林異時得志勿以世緣累我  
基卒薦之時綱七十齒髮神色如少壯上異之策以治  
道擢兵部郎潮民弗靖除綱廣東參議督兵餉歎曰吾  
命盡此矣以書訣家人攜子彥達行單舸往諭潮民叩  
首服罪還抵增城遇海寇曹真截舟羅拜願得爲帥綱  
諭以禍福不從遂大罵遇害彥達時年十六罵賊求死

賊黨欲竝殺之其酋曰父忠子孝殺之不祥乃舍之彥  
達綴羊革裹父尸出御史郭純以聞詔立庶死所彥達  
以蔭得官痛父終身不仕。召甯國知府陳灌至灌廬  
陵人元季盜起率武勇結屯自保一鄉賴以保全上平  
武昌灌詣軍門謁見與語奇之累遷大都督府經歷從  
大將軍達北征尋命泰州築城工竣除守甯國時天下  
初定民棄詩書久灌建學舍延師教授又訪問疾苦禁  
豪右兼并劄戶帖以便稽民上取其式頒行天下至是  
以治最召至京師尋病卒攷異陳遇陳灌王綱三人之  
召据明史本傳皆在是年遇  
以至正十六年秦從龍之薦遂見太祖其後屢授官皆  
辭是年復召之故仍書處士也綱則据忠義傳竝其廣

東殉難事  
牽連記之

安南高麗及淳泥暹羅三佛齊等國皆以是年先後來貢惟日本王良懷以奉詔詰責始于十月遣其臣僧祖等奉表貢方物上宴勞有加遣人護送回國而倭人叛服不常尋復入寇上乃詔靖海侯吳禎練兵海上以備之

五年春正月癸丑遣翰林院待制王禕使雲南初元世

祖封其子和克齊

舊作忽哥赤

爲雲南王和克齊死封其子

松山爲梁王至正間巴咱爾斡爾密

舊作把匝刺瓦爾密

嗣位填

雲南大都不守元帝北去王歲遣使自塞外達帝行在執臣節如故蜀平天下大定上以雲南僻遠不欲煩兵

會王所遣漠北使者蘇成爲北平守將所獲送至京師  
上乃遣禕賫詔偕成往招諭之禕至滇勸梁王亟宜奉  
版圖歸職方不然天兵且旦夕至王不聽館之別室它  
日又諭曰朝廷以滇中百萬生靈不欲殲于鋒刃若恃  
險遠抗明命龍驤鶴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王駭服爲  
之改館攷黑據明史本紀言禕使雲南不屈死此牽連  
竝記耳證之禕傳禕死在六年十二月傳中竝  
敘其死之月日云時十二月二十四日也  
蓋據禕子紳所撰滇南慟哭記今分書之 乙丑徙陳  
理明昇于高麗時有告理等怨望上曰彼童孺耳言語  
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不能保始終宜徙之遠  
方則隙無自生矣 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

國公馮勝交趾弓五十彤弓百 上以元庫庫特穆爾

數爲邊患議大征之甲戌

致墨潛菴史稿作庚午今據明史本紀

命徐達

爲征鹵大將軍出雁門趨和林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  
應昌馮勝爲征西將軍取甘肅分道竝發命靖海侯吳  
禎督海運餉遼東軍士是日又授衛國公鄧愈爲征南  
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副之分道討湖南廣  
西洞蠻 是月置親王護衛每王府設三護衛指揮使  
司衛設左右前後中五所所千戶二人百戶十人又設  
圍子手二所所百戶一人 二月丙戌安南陳叔明弒  
其主日燧而自立懼討遣使入貢以覘朝廷意至京師

主客曹受其表將上主事曾魯取副封視之白尙書詰使者曰前王日燈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言其實上曰島夷乃狡獪如此邪命卻其貢叔明懼復遣使謝罪乃命姑以前王印視事上由是重魯問丞相魯何官以主事對卽日超六階授禮部侍郎 辛卯始置茶馬司先是戶部奏言陝西四川產茶甚旺宜設官收稅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詔有司定稅額設茶馬司于秦洮河雅諸州自碣門黎雅抵朶甘烏斯藏行茶之地凡五千餘里于是西方諸部落之市馬者悉至 三月魏國公達師抵山西境遣都督藍玉爲前鋒出雁門敗元

游騎于野馬川丁卯復敗庫庫于圖拉河

舊作土刺

應天

府請役京民運輸官物上不許曰京民自開國以來勞費倍于外郡今兵革漸息正宜以時休養命免其役未幾又賜京民絹戶一匹 壬申高麗王顥遣使賀平蜀且請遣子弟入國子學上曰入學固美事但涉海遠不欲者勿強時高麗貢獻數至元旦及聖節皆遣使朝賀泛海失風多溺死者上憫之詔中書省臣曰古諸侯之禮三年一聘高麗貢獻繁數旣困敝其民復虞海風覆溺其令今後三年一貢貢物惟所產毋過侈可明諭國王使知朕意 是月以吳雲爲刑部尙書雲宜興人

夏四月己卯振濟南萊州饑 戊戌詔禮部奏定鄉飲

酒禮儀命天下有司學官帥其鄉士大夫之老者行之

學校著爲令 庚子征南將軍鄧愈至澧州討散毛等

三十六洞蠻悉平之 五月元庫庫自圖拉河遁後與

賀宗哲合兵復振壬子徐達親帥大軍至嶺北庫庫拒

戰大敗我師死者數萬人達固壘自衛故徹侯功臣無

死者上以其功大勿問然益思劉基言語晉王曰吾用

兵未嘗敗北今諸將自請深入敗于和林輕信無謀致

多殺士卒不可不戒 癸丑夜中都雨雹大如彈丸戒

將士嚴備不虞 戊午有事于方丘上祭畢還宮以天

久不雨令后妃以下皆素食 詔曰天下大定禮儀風俗不可不正諸遭亂爲人奴隸者復爲民凍餒者里中富室振貸之孤寡殘疾者官養之毋失所鄉黨論齒相見揖拜毋違禮昏姻毋論財喪事稱家有無毋惑陰陽拘忌久停不葬禁僧道齋醮禱男女恣飲食違者有司嚴治之禁閩粵豪家毋閹人爲火者犯者抵罪 是月

宋國公馮勝帥穎川侯傅友德出西道次蘭州友德帥

驍騎五千直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追至永昌又敗元

岐王多爾濟巴勒

舊作朶兒只班

于和囉噶口

舊作忽刺罕口獲其輜

重驢馬進次索琳山

舊作掃林

與勝兵會擊走元將友德手

射殺其平章布哈降太尉鎖納爾等

舊爾作兒

六月丙子

朔上以唐宋女謁過多嬖寵致禍乃詔定宮官女職之

制設六尙局曰尙宮尙儀尙服尙食尙寢尙功皆六品

又詔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詞懸于宮中竝申定

宦官禁令

戊寅馮勝等至甘肅元將上都魯

舊作驢

帥

所部民八千三百餘戶詣軍門降勝撫輯其民留官軍

守之進至額濟訥路

舊作亦集乃

元守將巴顏特穆爾亦降

次賓都山

舊作別篤

元岐王多爾濟巴勒遁去獲其平章昌

嘉努

舊作長加奴

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無算友德復引

兵至瓜沙州敗其兵將獲金銀印及馬牛二萬而還于

是甘肅悉平是時三道之兵惟勝等以全勝聞會有言勝在軍私匿駝馬者賞遂不行 甲申太白晝見至丁

亥凡四日 壬寅征南副將軍吳良出靖州討會同洞蠻遂以次平五開古州之地凡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潰散士卒四千五百餘人 癸卯指揮

毛驥敗倭寇于溫州 甲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破元兵

于鄂爾坤河

舊作阿魯渾

初文忠出師率都督同知何文輝

等由東道出居庸趨和林行至口溫元兵遁走獲其牛馬輜重遂進次臚胸河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追之乃令部將韓政守輜重自帥大軍人齎二十日糧兼

程而進至圖拉河元太師曼濟

舊作蠻子

哈刺章規知之悉

衆渡河列騎以待文忠引兵薄之敵稍卻復進至鄂爾

坤河敵兵益衆我師敗績宜甯侯曹良臣與指揮周顯

常榮張耀俱戰沒

攷異據明史本紀但書宜甯侯曹良臣戰沒潛菴史稿同證之李文忠傳

言是役也兩軍勝負相當而宜甯侯曹良臣指揮使周顯常榮張耀俱戰沒以故賞不行按明史顯以下三人皆附良臣傳重修三編

據以補入目中今從之榮開平王遇春之再從弟也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

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

敵騎乘之文忠策馬更進士卒皆殊死戰敵始敗走逐

北至青海

舊青作稱

敵兵復大集文忠乃斂兵據險椎牛饗

士又縱所獲馬畜于野敵疑有伏始稍稍引去文忠亦引兵還夜迷失道行至僧格爾瑪舊作桑哥兒麻乏水渴死者

甚衆文忠默禱于天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涌出三軍俱給是役也濟甯侯顧時與文忠分道出沙漠糧盡遇寇士卒罷不能戰時奮勇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軍復大振遂破敵掠其牛馬還 乙巳上以功臣多恃鐵券犯法奴僕殺人者匿不以聞乃詔工部作鐵榜戒以保全終始之道又頒律令于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私接受公侯所與信寶金銀段匹錢物及非出征不得於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私

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俱論罪 是月定六部職掌及  
歲終考績之法 振山東陝西饑時山東高唐濮二州  
及聊城堂邑朝城等縣饑上命吏部尙書趙亨堅往振  
之又命以米六萬六千餘石振萊州東昌並蠲登萊二  
州逋租及今年夏麥又命振陝西慶陽府安化合水環  
三縣饑 秋七月丙辰中山侯湯和從大將軍出塞征  
陽和遇元兵于斷頭山敗績處州指揮章存道死之初  
存道帥所部鄉兵浮海至京師上褒諭之命從馮勝北  
征元都既平復從徐達西征留守興元敗吳友仁入寇  
之師再守平陽皆有功至是戰沒

攷異明史本紀記斷頭山敗績不及死難

之人證之湯和傳亦但云是月山一指揮不言指揮何人惟潛菴史稿及重修三編書指揮同知章存道死之存道章濫子事見濫傳今据侍叙入 壬戌京師風雨地震 是月李文

忠俘送故元官屬子孫及軍士家屬一千八百餘人至京師上以其殺傷相當又連失良將四人故賞亦不行 貴州思南宣慰使田仁智等之來歸也上皆令以元所授故官世守之時方北伐中原未遑經理荒徼又仁智等歲修職貢最恭順故僅遣將築城守之賦稅聽其輸納未置郡縣至是有貴州宣慰靄翠與普定府女總管適爾等先後來歸上亦令以原官世襲當靄翠之歸附也先請討其隴居部落上不許曰中國之兵豈外夷

報怨之具會仁智入朝諭以歸而善撫之 自五月至

七月鳳翔平涼二府雨雹傷豆麥詔免其稅又蘇州府

崇明縣水詔以所報恐未盡令悉免之 五開五谿諸

蠻復叛八月丙申征南副將軍吳良復討平之 甲辰

元兵犯雲內州突入城同知黃理帥兵巷戰死之 致異黃理

明史本紀作理忠義傳作里實一人也三編亦作里 是月免通州海門縣被水

田租 九月丁巳靖海侯吳禎遣送平章高嘉努等于

京師時禎坐事謫定遼衛指揮尋召還仍領海運事

倭寇福甯明州衛指揮僉事張億討之中流天死 戊

午江夏侯周德興討婪鳳安田等洞蠻悉平之遂克泗

城州 冬十月丁酉馮勝征西師還 是月免應天太

平鎮江甯國廣德諸郡縣田租 十一月辛酉有事于

園丘始定制凡郊祭皇太子留宮居守諸王戎服從

甲子鄧愈等征南師還 壬申賞征西將士上謂馮勝

曰祭遵憂國奉公曹彬平江南所載惟圖籍當以古人

爲法勝等頓首謝 十二月甲戌朔詔中書省凡有司

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始以最聞違者降罰 辛巳

令百官奏事啟皇太子

既興據明史本紀是年及十年皆記奏事啟皇太子事惟是年

則但書啟事十年六月始有裁決奏聞之語蓋是年奏事但令皇太子預聞不令裁決也至十年太子已長諳練國事故使之裁決以試其當否諸書多并兩事爲一事輯覽亦但記是年啟事之語而十年畧之惟重修三

編始据本紀分書今從之又按潛菴史稿復有六上嘗  
年九月命諸司常事啟皇太子大者乃奏聞之語

謂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異公卿士庶

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

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

家取敗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豈但一

身一家之取敗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胥受

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甲申太白晝見 初元皇

孫密迪哩巴拉俘于京師上遣使兩致元嗣君書皆不

報將欲送密迪北歸先遣使以誠意動之是月壬寅晦

與之書曰朕觀前代所獲亡國子孫皆獻俘庶社其有

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鳩卽殺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  
已三年朕賓禮之以俟君遣使來取歸必不食言至君  
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朕始議興師爲弔民伐罪之舉  
此乃天運非人力也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  
曰人臣致身于君貴有終始君之故主蒙塵而崩幼君  
嗣立朝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事之誠可嘉尙今朕  
特遣使者致書沙漠令取其子密迪哩巴拉歸俾父子  
相依宗社不絕卽二生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六軍  
征討勢如振落以二生身膏草野固宇宙奇男子事但  
恐不能殉國偷生免死復何面目與朕相見唯熟圖之

是月禮部侍郎曾魯引疾歸道卒魯以文學邀上眷  
遇不次超遷遂爲侍郎會戍將捕獲倭人上命儒臣草  
詔歸其俘閱魯橐大悅曰頃陶凱文已起人意魯復如  
此文運其昌乎尋命主京畿試與詹同爲考官涇安徐  
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士二人以筆爲舌者宋景濂以  
舌爲筆者魯得之也魯屬文不留稿其徒間有所輯錄  
亦未成書云 禮部尙書陶凱上言漢唐宋時皆有會  
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雖設其諸司所領諭旨及奏事  
簿籍宜依會要編類爲書庶可以垂法後世下臺省府  
者宜各置銅櫃藏之以備稽攷俾無遺闕從之 是歲

京師文廟成車駕幸太學行釋奠禮上偶覽孟子至草

芥寇讐語謂非臣子所宜言命罷配享時上怒甚詔有

諫者以大不敬論刑部尙書錢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

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上鑒其懇誠不之

罪踰年詔曰孟子闢邪說辨異端發明先聖之道其復

之宋濂以議禮被謫尋召爲禮部主事至是亦遷贊善

大夫

致異五年釋奠明史本紀不載但於十五年紀太  
學成釋奠事證之春明夢餘錄則釋奠始于五年

蓋元年係遣官釋奠也是時即以應天府學爲國子學

四年修文廟五年成太祖親行釋奠禮蓋在應天府學

行禮也至十五年別立國子監成太祖復于國子監行

釋奠禮此兩次釋奠之可據者故秦蕙田五禮通攷亦

引竟州府志云五年上釋奠于太學而典彙則云是年

釋奠于應天府學之文廟尤爲明析且罷孟子配享即

在是年見明史禮志及明闕里志是因釋奠而罷之明矣明史錢唐傳記其抗疏上諫則所謂踰年復之者證之王圻續文獻通攷復配享在六年則五年之罷是也今據書于是年之末

論曰罷孟子配享見于明史錢唐傳中言帝讀孟子至草莽寇讐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典彙則竝記其袒胸受箭之事春明夢餘錄則竝記是年雷震謹身殿之事據此則太祖三十一年中爲盛德之累者此其一也然踰年而復之則亦可謂善于補過者矣若其修孟子節文則又失之何者使孟子之文

而可節則罷其配享未爲過也蓋太祖終不悅于孟子而其復配享也實出于一時之清議故修孟子節文而自護其短也据典彙所記其所節者自草芥寇讐外凡不以尊君爲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爲輕之類皆刪去然則其所節者大概可知已

自騎兵之起車制漸廢上以車騎竝重北方尤宜是年始詔造獨轅車北平山東千兩山西河南八百兩初上命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及僧克新等三人往使西域招諭諸番于是烏斯藏始以是年冬入貢烏斯藏國在雲南西徼外其地多僧而好事佛元時多以法王

帝師之號錫之上卽位懲唐世吐番之亂欲以制馭許  
因其俗授以元故官于是烏斯藏攝帝師納木扎勒巴  
勒藏布舊作南加巴藏卜先遣使朝貢至京師上賜之紅綺禪  
衣及錢物遣還其占城琉球等國之至者皆令仿高麗  
例三年一貢著爲令